



柯 灵 原 著  
伍 洋 改 编

# 为了和平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 为了和平

柯 灵 原 著  
伍 洋 改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編的电影故事。它通过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成員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成長,尖銳地表現两条道路的斗争,說明了中國人民只有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的前途,跟着美帝国主义走是死路一条。这个故事生动地体现了中國人民热爱祖國、热爱和平的崇高精神。

## 为 了 和 平

柯 灵原著

伍 洋改編

\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\*

开本: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:2 11/16 字數:52,000

1956 年 9 月第 1 版 195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35,000

統一書号: T10077·299

定价 (5) 0.19 元

## 主 要 人 物 介 紹

江 浩——东華大学教授，是个深受美帝國主义文化毒害，但又具有愛國思想和正义感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。

丁孟輝——江浩的爱人，是个溫厚、善良，并具有崇高品德的中國妇女。

江思清——江浩的大兒子，一个忠誠、愛國的革命干部。

江思远——江浩的小兒子，思清的弟弟，一个思想進步的青年學生。

江思秀——思远的妹妹，江浩的女兒，是个純潔、朴实的女孩子。

万 方——思远的爱人，一个進步的女學生，是党在學生运动中的具体組織者。

楊 建——是个平易近人、洞悉世情的共產黨員，原是江浩在監獄里結識的難友。

宋錫賡——东華大學訓導長，霍克斯手下的忠实走狗，一个徹头徹尾的机会主义者。

霍克斯——美國教会學校代表，东華大學的实际操縱者，一个帶有政治使命的所謂傳教士。

金校長——东華大學校長，一个心地善良、胆小怕事的知識分子。

穆仲光——东華大學的一个年青教授。

## 目 次

### 主要人物介紹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 | 最后一課·····       | 1  |
| 二  | 江浩被捕·····       | 7  |
| 三  | 抗战勝利·····       | 11 |
| 四  | 学生罢課·····       | 17 |
| 五  | 出路在哪里·····      | 25 |
| 六  | 和同學們在一起·····    | 32 |
| 七  | 游行示威·····       | 39 |
| 八  | 認清敌人·····       | 44 |
| 九  | 出路就是斗争·····     | 50 |
| 一〇 | 永远跟着共产党走·····   | 57 |
| 一一 | 为了永远的自由和幸福····· | 70 |
| 一二 | 和平万歲·····       | 79 |

## 一 最 后 一 課

自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以后，日本帝國主义侵占了上海。同时，美、英、法等帝國主义仍然盤据着租界。上海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。

东華大学是美國帝國主义办的一所大学，是美國对中國文化侵略的一个障地。在日本侵占上海的初期，东華大学在美國“保护”下，还可以照常办下去。

一九四一年冬天，太平洋战争爆發；日本帝國主义跟美國帝國主义干起來了。十二月八日，日本軍隊开進了租界；停在黃浦江的英國軍艦給打沉了；美國軍艦挂了投降的白旗；英國人、美國人办的学校、企業和管理机关都將由日軍接收。

这一天早晨，东華大学歷史学教授江浩的一家人，都沉浸在緊張和不安的空气中。飯桌上的稀飯和小菜，都沒有人去动它。江浩独自坐在沙發上，一时陷入沉思之中。他想：自从美國留学回來以后，一心一意要替祖國出点力，希望祖國会变成一个文明進步的國家。也希望自己有个幸福的家庭，好安定下來研究學問；但是，國民党的黑暗統治使他感到失望。自从日本侵占上海以后，他更为祖國的存亡而擔憂。眼看着日

本帝國主義對待中國人民的種種暴行，他憤慨。眼看着祖國和人民所受的災難，他難過。這些年來，他把希望寄托在東華大學的教書生活上。他想：東華大學是美國辦的，美國是中國的好朋友，美國是個強國，日本人不敢惹他。靠美國的保护，還可以教他的書，為教育下一代而獻出自己的力量。如今，日本居然跟美國干起來了，祖國的命運，學校的命運，個人的命運……一連串的問題，使他感到徬徨憂傷。

他的第二個孩子江思遠，今年才十三歲。女兒江思秀今年才十歲。今天他們也顯得異常的沉默。兄妹兩人好奇地爬在陽台的窗口上，從窗簾的縫隙里探望着馬路上正在驚慌奔跑的行人。他的妻子丁孟輝從緊靠走廊的廚房間走進來，看到兩個孩子爬在窗前，便緊張地喊：

“思遠，小妹，別站在窗口，當心日本人開槍。”

兩個孩子聽到她的叫喚，立即跑到她的身旁。她心煩意亂地安排兩個孩子吃早飯。回過頭去，看到江浩一個人呆在沙發上，便走上去，溫和地問道：

“浩，你說怎麼辦呢？”

江浩親切地望了孟輝一眼，微微地嘆了一口氣，默默地走近窗前，呆望着遠方。“咯咯……”馬路上突然響起了一陣機關槍聲，划破了室內的沉寂。兩個孩子連忙鑽進媽媽的懷裡。孟輝緊緊地抱着思秀，靠在江浩的身旁。江浩雖然也有些震驚，但他還是盡量鎮定地扶住孟輝和孩子。這時候，江浩的大兒子江思清急忙地跑進屋裡來，把手裡的報紙遞給江浩，說：

“爸爸，你看日本人的報紙，他們跟美國真的干起來了。外

面乱得很，日本鬼子已進了租界。”



圖 1 思清把手里的報紙遞給江浩說：“日本跟美國干起來了。”

江浩急切地翻看報紙。思清惦念着學校，要到學校里去看看，他說了一聲轉身就走。孟輝喊着他，不讓他出去；可是思清已一陣風似的跑出去了。江浩看完報紙，心里焦急萬分，也想趕到學校去看看。他拿起皮包，對孟輝說了一聲，便急急忙忙地想下樓。孟輝曉得江浩的脾氣，只要是他想做的事，誰也攔止不了。她只得轉身在衣架上拿起圍巾，替他圍上，說：“外面亂得很，快點回來。”

“我很快就回來的，你放心吧。”江浩邊說邊下樓。

孟輝關切地望着他的背影。江浩走過南京路，看見這條平日最熱鬧的馬路，如今，却死氣沉沉的躺在那里。日本軍隊正耀武揚威地在它上面踏過；裝甲車隆隆地跟在后邊。江



浩看着，感到無限憤慨。他閃到另一條馬路，向東華大學走去。

江浩到了學校，一直走進會議室。金校長和教授們正在舉行緊急會議。他找個位子坐下。正好聽到金校長在說：

“難，難，難，太難了！我們是美國教會辦的學校，日本人當然要來接收啦！現在人家通知來了，我們馬上就得作個決定，要末就是停辦，否則就是讓日本人來接收。”

人們听了金校長的話，好像失去了主宰，一時都說不出話來，空氣很沉重。金校長的臉上有一種良善的知識分子所共有的特征，由於過分的緊張，他那發光的額上冒出了汗珠。他一邊掏手帕揩汗，一邊搖晃着手上一封日本人要來接收學校的通知書繼續說：

“當然，停辦有困難。學生要失學，教職員要失業……。我也想過，我們學校向來是不問政治的，要是能保持這個傳統，也未嘗不可以辦下去。但情形到底有些不同……好吧，請大家談談吧！”

空氣仍然很沉寂。人們有着種種不同的反應：有的表現堅決；有的表現憂慮；有的使勁抽着煙，想自己的心事。這裡有個訓導長宋錫賡，他和江浩是留美的同學；但是他的思想作風和江浩完全不同。他滿腦子的反動思想，“他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的忠實走狗，和國民黨反動派一鼻孔出氣。日本帝國主義來了，對於他也是無所謂的，只要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和个人利益就行。這時候，雖然他沒有馬上發言，其實他的心裡早就打定主意了。金校長看到沒有人發言，就小心翼翼地請他講

話。他这才慢騰騰地說：

“大家多想想，是不是还有个两全的办法？比方說，改个校名什么的，一面能保持我們东華大学的名譽，一面也可以解决当前的許多实际困难。”

宋錫賡的意見引起了一陣議論，个别的老教授表示贊同。江浩听了却很有反感，他說：

“不！那不是妥協嗎！事情擺明在這兒，我們只有停办。”

一位年輕的教授穆仲光表示同意江浩的話。宋錫賡的臉微微一紅，隨即裝成很关心大家的样子，表示他是完全为了顧全大局；然后向着江浩，緊鎖眉尖，顯得异常沉痛地說：

“我的朋友胡适先生說的好：准备使我們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，也許中國还有个复兴的希望。老兄，現在不是唱高調的时候啊！”

江浩听着，很激动，馬上站起來反駁說：

“这怎么是高調呢？全國正在抗战，我們却向敌人低头？我們是讀書人，难道連这点骨气都沒有！”

宋錫賡听着，立刻沉下臉。金校長怕他們兩人爭吵起來，弄成僵局，便連忙擺动双手說：

“請不要爭論，請不要爭論，两位的意見都有道理……”

江浩坐下。金校長謹慎地看了看大家，接着說：

“我看，学校停办这原則，大家多半是同意了……”他看看大家，恐怕再有爭論，接着說：

“那么，好，具体問題，我們再來研究。在日本人沒有接收之前，我們暫時还是先去上課吧。”

他說完以後，好像放下一個重擔似的坐了下來。接着，參加會議的人紛紛走出了會議室。

教室里，空氣很沉重，江浩挺着胸膛站在講台上，眼睛里閃着憤怒與痛苦的光芒。他習慣地擺了一下手說：

“同學們！現在我們還在上課，但，這是最後的時刻了……”從他低沉而堅毅的聲音里，可以看出他的心在劇烈地跳動。

同學們全神貫注地在聽着，幾十對眼睛閃閃發光，投射在江浩的身上。大家雖然手里拿着筆，但都忘了寫筆記。

江浩繼續說：

“歷史告訴我們，幾千年來，我們祖國受過多次外族的侵略，也有過多次英勇的抵抗。我們是從來不向敵人低頭的。这一次的抗战，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。自由獨立的新中國在等着我們，但是奴隸的命運也在等着我們。你們是青年人，是國家的希望。……在這艱苦的年月，我們知識分子，如果不能拿起槍杆走上戰場，最低限度，也要抱定決心，不管在什麼情況下，決不跟敵人妥協……”

這時，日軍摩托車的聲音由遠而近。學校的警鐘響起來了，鐘聲和摩托車的聲音響成一片，構成一種緊張、混亂的氣氛。幾輛坐着日軍的摩托車駛進校園。同學們的情緒非常激動，每一只眼睛都在冒火。江浩也很激動，他以更響亮的聲音說：

“同學們，最後的時刻到了！我們要有信心，抗战一定會勝

利的！”

几个日軍闖進了教室。江浩憤怒地盯着這些野獸。同學們也憤怒地望着。青年們的热血在沸騰，仇恨的烈火在每一顆心里燃燒。

東華大學虽然被日軍接收了，但他們所接收的只不过是學校的空壳子。愛國的教授和愛國的学生們的意志，是日軍所無法征服的。

## 二 江浩被捕

黑夜。江浩家的書房里、臥室里到处都堆着書。江浩为了避免日軍的搜查，忍痛把一些心爱的書檢出來，叫孟輝丟到火爐里去燒毀。一个讀書人要燒自己的書，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這些書对江浩來說，無异是形影不离的好友，如今，要和它永別了，他內心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。孟輝虽然平时很能領会丈夫的心情，但在目前的处境，她却毫不惋惜地把檢出來的書信扔進火爐里去。思远坐在一堆書上，翻閱着一本抗日画集，觉得很有趣，要求媽媽給他留下。坐在旁边的思秀也搶着要。做母親的人，在太平的日子里，恨不得为兒女增加一些心爱的东西，但在这險惡的环境里往往失去常态。她从思秀手里搶过画册扔進火爐里去，煩躁地說：

“別搞乱了，我心里已經够煩的啦！”

思远和思秀失望地鼓起嘴來。孟輝發現自己的举动伤害了兒女的自尊心，弄得兒女心里难过，她觉得不忍心，就溫和

地叫思远陪着思秀去睡覺。孩子們虽然有些淘气，但对母親的心情也不是毫無感覺的，一聽到母親的好言好語，也就順從地去睡覺了。

年紀較大的思清，当然知道父親为什么要燒毀書信。本來他也想來幫忙的，但他今晚的心情比往常有很大的不同。白天日軍接收学校的情景还展現在他的眼前。他想到祖國的前途，也想到个人的前途。他心里万分痛苦，正在認真地考慮着自己的出路。

江浩又从書房里捧着一大堆書走進臥室，坐在孟輝的身边，从口袋里掏出烟斗，望着火爐里的火焰，默默地抽着烟。他对火爐里那些焚毀的書籍而感到惋惜和难过。孟輝看着他低声地問道：

“浩，你說这个仗多久才打完呢？”

江浩看了看孟輝，然后把烟斗从嘴上拿下來。慢慢地說：

“美國这一參戰，我想快了。”这是江浩的心里話，他對美國存在着幻想，他認為美國是中國的好朋友，只要美國一參戰，問題就好办了。孟輝听江浩这样一說，心情开朗了一些，臉上流露出一絲希望的微笑。她說：

“那样就好了。我就指望咱們一家平平安安。”

忽然，从远处傳來了警备車的怪声，孟輝的臉色立刻緊張起來，轉过头去，对着窗口那边傾听。

思清对着这恐怖的怪声感到無比厭惡和激动。他經過一番劇烈的思想斗争之后，便决定离开家庭到内地去。他鼓起很大的勇气走到孟輝身边，恳求地說：

“媽，我跟你們商量一件事，我想到內地去。”

孟輝對思清的要求，感到很突然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思清接着堅決地說：

“我不願意再在上海待下去，我一定得走。”

江浩想了一會，低聲說：“這樣也好。”

孟輝苦着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慢慢地轉過頭來，拉着思清坐下，溫和地問：

“那成嗎？你一個人走那麼遠，路上又不好走。”

思清正想對媽媽說些什麼，突然樓下傳來了一陣猛烈的打門聲，大家愕然站起。過後，樓梯上响起一陣粗野雜亂的皮鞋聲。思遠、思秀也從夢中驚醒，對這粗暴的響聲感到驚駭，連忙跳下床來。思秀躲在思遠的身邊，靜听着那混亂的脚步聲走近自己的房門前。

又是一陣粗暴的敲門聲，接着江家的房門被踢開了，沖進來的是一个日本憲兵隊的軍曹和兩個日本憲兵，還有四個便衣偵探。思清看到媽媽的臉色很蒼白，連忙扶着她站在一旁。江浩鎮定地照舊抽着煙，冷靜地觀察着這一群人的行動。日本憲兵看到爐里正在燒毀的書刊，就像發現了重要証據似的，連忙從火爐里搶出幾本尚未化成灰燼的書本，把余火撲滅，翻閱、檢查。便衣偵探分成兩批，有的就在臥室里翻箱倒櫃；有的走進書房去檢查。日本軍曹看看江浩，用夾生的中國話問：

“你是……江浩？”

江浩不回答。軍曹意味深長地說：

“教授，我們知道你，你的事情，我們統通的知道。”

江浩冷冷地回了他一句：

“知道就好。”

日本軍曹陰險地点点头，眯起眼睛四面觀看。思远和思秀怯生生地走近孟輝；孟輝把他們緊緊地摟在怀里。整个房子里一片混乱，地板上到处都是衣物和書本。搜查完畢了，几个便衣偵探每人捧着一堆准备帶走的書籍和文件。日本軍曹發現衣櫥旁边挂着一枝破旧的玩具槍，拿下來对着思远噼噼啪啪的响了一陣。思远跑过去一把搶了過來，說：

“这是我的！”

日本軍曹楞了一下，接着好像野獸似的吼了一声，走过去狠狠地抓住思远的小腦袋使勁地搖晃。孟輝不顧一切地冲了过去，攔住日本軍曹，大声叫道：“放手，別吓唬孩子！”

日本軍曹放开思远，哈哈大笑。随又突然轉向江浩，一揮手叫憲兵把江浩帶走。孟輝連忙放下思远，奔过去使勁地拉住江浩說：

“不，不成！”

江浩鎮定地安慰孟輝說：

“別怕，孟輝。”

思远和思秀也走过來拉住爸爸。憲兵一手推开思秀，一脚把思远踢倒在地上。孟輝拉起思远，把两个孩子摟在怀里，驚慌地望着江浩。

日本軍曹大喝一声：“走！”憲兵把江浩推出門去。江浩回轉身來环顧一下妻子、兒女和自己的家，毅然昂首向門外走去。孟輝惨叫了一声：“浩！”全力扑向前去，拉住江浩不放。

憲兵把她推开，她又扑上，就此拉拉扯扯地走下楼去。江浩被推上汽車，孟輝还是拉着江浩不放。憲兵猛然把她推倒在地下。孩子扶起了媽媽，望着無罪的父親被囚車載走了。

### 三 抗 战 勝 利

江浩被捕以后，思清就离开了家，到內地参加抗日去了。家庭的担子直接落在孟輝的肩上，她靠着一架縫紉机，替人家縫紉衣服來維持家庭的生活。生活虽然很窮困，思远、思秀还是勉强上学讀書。在这苦难的日子里，他們度日如年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抗战的勝利上。

一九四五年的秋天，抗战勝利終於來到了。当日本宣告投降的这一天，到处都在狂欢慶祝。在江家門口的馬路上，人們拥挤着、跳躍着、欢呼着，有一条龍灯在人群中飛舞。

孟輝和两个孩子顯得特別兴奋。思远和思秀站在陽台的窗前，望着馬路上正在狂欢的人群而欢欣鼓舞。孟輝一个人坐在沙發上回憶往事；她想念着江浩，也怀念着思清。当她轉过臉看到陽台上两个已經長大了的兒女，她的心里又感到無限的快慰。特別是那勝利的爆竹声，更使她感到幸福的生活即將來臨。想到这里，她的嘴边上不自覺的露出一絲笑意。她把两个孩子喊了過來，親切地对孩子說：

“你爸爸也應該回來了！”

提起爸爸，孩子們就覺得难过。思秀吵着要母親帶她去找爸爸。孟輝給楞住了，她不知道江浩关在哪里，情况怎样。



思清也沒有音信，是生還是死？想到這裡，她一陣難過，眼淚就流了出來。思秀看見媽媽流淚，連忙替媽媽擦掉，孟輝嘆了一口氣，把思秀緊緊地摟在懷裡。

抗戰雖然勝利了，但是江浩還被關在一間狹小而黝暗的牢房裡。他須髮蓬鬆，穿著重刑犯的囚衣，站在鐵欄杆的旁邊，向外凝望。和他同一個牢房的有一個共產黨員叫楊建。三年多的牢獄生活，使江浩和楊建已結成了知心的好友。江浩也懂得了不少革命的知識和革命的理論；同時也磨煉得更堅強了。可是對美國的看法，他還是存在着幻想的。

當他聽到遠空傳來的飛機聲，便焦急地跑到楊建身旁坐下，說：

“老楊，我看，今天又要放人了，怎麼還輪不到我們呢？”

楊建看了看江浩，意味深長地說：

“你也許快啦，我恐怕還要呆些日子。”

江浩聽到飛機聲漸近，又問楊建：

“老楊，這幾天的飛機怎麼這樣忙？”

楊建低聲對江浩說：

“注意了沒有，總是由南往北飛，美國飛機軍艦正在運送國民黨的軍隊、軍火到關外去。”

江浩很疑惑，他不相信國民黨會發動內戰，更不相信美國會在中國製造內戰。他認為美國是中國的盟友，它會幫助中國富強起來，怎麼會在中國製造內戰呢？楊建接着又嚴肅地說：

“老江，抗戰勝利，並不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了。你瞧着吧。”

江浩听了楊建的話，一時難以完全理解，他低著頭反復地